

京都三部曲之

寒星

庞瑞垠





故都三部曲之二

寒 星

庞瑞垠



花城出版社

寒 星

庞瑞垠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725印张 1插页 300,000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500册

书号 10261·985

标准书号: ISBN 7—5360—0069—3/I·67

定价: 2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故都三部曲》是一部反映解放前夕，我党领导的南京地下斗争生活的系列长篇小说。第一部《危城》出版后，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，本书是三部曲的第二部。

我地下党员方韬利用南京“青帮”头子夏世雄的关系，打进国民政府国防部开展情报斗争。方韬的恋人潘漪被叛徒追捕，只身从外地逃到南京找方韬，不幸误入中统特务机构，党组织把她营救出来安排在学校教书并对其进行考察；其间潘漪结识了一苏联驻华使馆雇员，孰料此人是国防部情报人员，潘漪遂又被捕。国防部二厅厅长上官焯在审讯中，发现潘漪正是自己的挚交、已故国民党要人潘耀如的孤女，便不再深究，将潘漪留在身边当英文翻译，一对恋人非同寻常地在虎穴中相见。故事情节由此波澜四起：叛徒姚逸民在国防部出现；副官聂晶不择手段追求潘漪；舞女出身的尹娜对方韬萌发春情；藏在夏世雄家中的地下党电台被敌特发现……方、潘二人周围危机四伏，一触即发；一场错综复杂，扣人心弦的较量围绕着一群关系微妙的人物展开并推向高潮。

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像，尤其刻画了潘漪这一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物。她由追求爱情而走上革命道路，小布尔乔亚情调浓厚且缺少实际斗争锻炼，有过失足甚至误入迷途，最终在党的挽救下，在特殊环境的斗争中忏悔自新，为真理献出生命，用鲜血洗涤了身上的污垢。

作品故事情节惊险曲折，人物关系复杂微妙，细节描写真实生动，行文明快流畅而不乏哲理，可读性极强。

第一章

1

仲春的故都。

黄昏，夜与昼递嬗的庄严时刻。

浑圆的夕阳，宛若一盏宫灯，恣般辉煌、璀璨，悬挂在新街口中央银行巍峨的顶端，转瞬，却不知让谁给卸走了。天际的云层由最初炫目的金色，变为毫无生气的白色，最后衍成灰蒙蒙的一片。倏忽，西天裂出一道小溪般波动的、淡淡的、桔黄色的霞彩。性急的星星，像顽皮的精灵早早就从暗处蹦了出来，一粒两粒、三粒五粒……发出幽幽的微光。然而，暝色慢吞吞地还没降临，街巷里的一切，那货物奇缺的店铺，那横冲直撞的车辆，那神色漠然的、得意的、忧郁的……行人，依然清晰地落入夏雨宁静的眼帘里。

这当儿，他坐在一辆瓦灰色的黄包车上出了丰富路，趲入建邺路，穿过古吴冶城遗址朝天宫宏敞的前院，在堂子街口停住，健步跨下车来。他中等结实的个儿，平头、团脸，约摸二十六七岁，只见他将厚厚一叠法币递给车夫，便甩开胳膊、蹿起大步，踏上堂子街僻静、破碎、坑坑洼洼的石板路，由于动作疾速，使得他那米色的凡立丁中式褂裤，发出

细碎的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。正走着，“啪！”一记不轻不重的手掌猛地落在他的肩上，他一掉头，蒙古人般高耸的眉棱骨下面，深沉的双眸掠过一道迷惑的、警觉的目光：“你？……”

“不认识啦？么爷！”那人嘴角泛起一丝狡黠的、捉摸不透的笑，顺手扯起褐色短衫的衣角，漫不经心地扇忽了一下，竟闪露出斜插在腰带上的勃朗宁手枪。

他的心猛一沉，弄不清这不期而遇是凶是吉？从脑海里竭力搜寻关于这人的记忆……

“啊呀，这不是鲍山么！”他一拍脑门，蓦然想起父亲门下的这个青帮中人，“还在警厅做事吗？”

“喏，”鲍山颇有几分得意地晃了下脑袋，“改换门庭啦，”说着，遂压低了声音，“如今，我是吃的保密局的饭。”稍稍沉吟，又说，“怎么，您搬到明瓦廊去住了？”

“是啊，”夏雨弄不清鲍山怎么会知道他的住处，心中诧异，嘴上却挂着笑，“目下，货币贬值，房租腾飞，那座平房相对而言便宜，何况，离新街口我那‘美美商店’又近，我是图个方便。”

“嗨，偌大个南京城地方多着哩，您干嘛要住明瓦廊？保密局就在眼皮底下，您这不是挑水寻错了码头？”鲍山的话说得疑疑惑惑，夏雨猜不透用意。

“鲍山，我一个生意人，只认得孔方兄，至于哪个码头是谁的，我从不去想。”夏雨机智地搪塞道。

“么爷，这世道乱糟糟的，您就不怕遭人暗算？杀人越货往往冲着生意人来哩！”

“暗算？我碍着谁了？哈哈哈哈……”夏雨抛出一串爽朗的笑声，“俗话说，马还有三分龙性哩，难道夏世雄的少爷

是这么好欺负的，唉?!”

“对，”鲍山目光一闪，“真地遇上啥麻烦，就打出老头子的招牌。在下嘛，随时准备效劳。”说着，用力地按了按腰上的家伙。

“吾乃大大的良民也，”夏雨袭用了一句过时话，“放一百二十个心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。”

“总还是提防着点好。”鲍山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多谢关照了，”夏雨客气道，忽又想起什么似的，“‘老裕德’离这只几步路，跟我过去坐坐。”

“嗨，昨天我刚去过，”鲍山看了看手表，“对不起，公务在身，再见!”

夏雨原先要急着回到父亲那里去，没料到在这儿碰上鲍山，这人的真实面貌同他刚才说的那些话相仿，委实是个谜。

这街头攀谈，使夏雨捱了一、二十分钟，可他并不觉得这是浪费。过去，他认识鲍山，但接触不多，鲍山的热忱，确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。他忽然想到，凭借父亲跟鲍山的关系，往后，跟这个军统特务，也并非不可以建立一种联系，为我所用……

鲍山早已从视线里消失，夏雨仍在驰骋着自己的思绪，那念头更带有几分“诱惑”了。

但是，他告诫自己，是凡带诱惑性的事，几乎总伴有某种危险。这种事，在他长期的情报生涯中，不止一次地经历过，他有过闪失，有过教训，必须冷静处之。他再次暗暗提醒自己。

街灯亮了，像害了砂眼似地，朦朦胧胧，显得过于昏暗。街上人影幢幢，面目模糊，夏雨连一秒钟也不敢耽搁，今晚，

父亲蛰居的老屋里正有一桩紧要的事等着他，远远的他已看见“老裕德”门口那盏“夏记”标志的灯笼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2

提起“老裕德”，老南京没有不知道的。其实，它只是一家澡堂子，早先是夏雨的高祖裕德公开办的，称得上是百年资深老店。当你跨过光滑可鉴的大青石门槛，眼前是一条二十米长的风雨过道，上有望砖砌的拱形顶壁，走完过道便是二门，入门三尺安放着一块丈余高的嵌贝黑漆屏风，绕过屏风，面壁正中悬挂着“还是老裕德”五个楷书的紫檀木扁额，落款为：涤笙，同治四年冬月。但是，已有几处油漆剥落，色亦黯然，一般人似乎对这块扁额熟视无睹，而稍有文史知识者都不免要摇头晃脑品评一番。原来这“涤笙”乃清代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字。相传曾氏于同治三年率领湘军攻下南京，太平军毁于一旦。曾氏有天天入浴之癖，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浴室他逐一洗遍，均甚为不满，最后被人引荐来到堂子街，对这儿的搓背、捏脚功夫推崇备致，回衙后，遂欣然命笔题写了“还是老裕德”的横幅着人送来，裕德公受宠若惊。为此特地在三山街找了一家刻字铺制了扁额，从此，老裕德便身价百倍，上至豪门巨绅，下至市井小儿纷纷慕名而来。直到抗战胜利之后，城里相继出现三星池、大明湖、一乐也等用水磨石，瓷砖铺砌的浴室，私家浴缸也争相购置，这老裕德的顾客身份才慢慢起了变化，不过生意倒也并不清淡，“还是老裕德”这扁额上的话，依然时常挂在人们的嘴上。而对于夏世雄的徒子徒孙来说，这五个字乃包涵着无上的威严，就跟这故都的青帮头子

夏世雄本人一样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震慑着自己的魂魄。

“青帮”又名“清帮”，原是我国民间秘密会社之一，相传为明代罗祖教的一个分支。成员多为游民无产者，其宗旨是“帮丧助婚、济困扶危”。自清雍正四年迄今，已相沿二十四字辈，即清静道德、文成佛法、仁伦智慧、本来自信、元明兴礼、大通悟学。夏世雄系“悟”字辈，称念三香头（即第二十三代）；在青帮里，比黄金荣、杜月笙、虞洽卿低一辈，但与蒋中正同辈。所不同者，夏世雄虽也颇有势力，但较之上海滩上的青帮毕竟是小巫见大巫。

青帮从建立之初，成份就比较复杂，其中又有“清”、“浑”之别。清者，即以一个行业或一种职业为生，如盐栈上的驳船工、装卸工，市镇上开茶馆、浴池、酒肆、赌场、青楼的等等。浑者，却无固定职业、专靠偷窃扒抢、越货绑票为业，或与这类人结伙坐地分赃。夏世雄于北伐后期闯下码头，开堂收徒，规定只收清者。凡发现有浑者当即与引进师（介绍人）一并逐出。南京沦陷之后，日本人也时常在老裕德出没，夏世雄让管家卢姓周旋其间，曾向国民党留守在南京的“地下人员”提供过有关日军的情报，故而，抗战胜利，非但未以汉奸论罪，老裕德依旧开着，帮主依然做着，三教九流、军、警、宪、特，登堂入室亦非罕见。但夏世雄抱定主意，自己绝不跟国民党的上层权势人物交往。尽管如此，就在国民政府“还都”南京后的第三天，夏世雄父子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。

这天正是夏雨母亲病故后的“五七”^{*}忌日，吊唁者络绎

* 五七：旧时风俗，人死三至五日后每逢七天设饌以祭，谓之作七，五七即第五个七天。

不绝，或贖贈为奠，或送祭幛挽联，斋饭*过后，客人纷纷散去，夏世雄郁悒难禁，退至卧室，身子一歪，屈着倒在卧榻上，取过烟枪就着烟灯吮吸起来。

“爹——”夏雨进屋喊了一声。

夏世雄仿佛压根儿没听见。

“爹！”夏雨吼道，“三教九流尽往我们家钻，来时也不拣日子……”

“咋啦？”夏世雄侧卧着一动不动，烟枪里发出一长串沉闷的“咕噜噜”的声音，眼皮抬都没抬。

“母亲的忌日，要他们来作甚？”夏雨说着已走近卧榻，“我可看不惯！”

“都是我的徒弟，”夏世雄衔着烟枪，嘟嘟哝哝地说，“你不要在这上头瞎咋呼。”

“爹，”夏雨赌气似地叫道，“您不能再跟这些人混在一块了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夏世雄昂起头，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您，您不能再跟这些人混在一块了。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夏世雄猛然翻身坐起，将烟枪朝儿子劈头砸去，夏雨头一偏，“笃”地一声落在肩胛骨上。他二话没说，转身疾步走出卧室。夏世雄却像毫无察觉一般，重又躺下就着烟灯“咕噜噜，咕噜噜”抽了起来。

这天夜晚，儿子未归，夏世雄一声不吭。两天、三天仍不见影子，卢姓提醒他一句，他恶狠狠地瞪了瞪眼，还是一声不吭。直到妻子的“六七”到了，仍然不见儿子回家，他这才

* 斋饭：丧礼筵皆素馔，设酒而不饮，谓之斋饭。

着慌，派了卢牲和几个徒弟四处去寻，最后总算让卢牲在城南下江考棚，一个叫方韬的住处找到了夏雨，尽管卢牲把夏世雄的后悔、思念说得凄恻莫名，夏雨却不动心，最后撕下一张日历写了“鹤鸽已是伤弓鸟，不教蓬莱再问津”的诗句，让卢焯给捎回。夏世雄这个一生不知眼泪为何物的硬汉，听卢焯讲了诗意，竟掩面哭了起来，他并不认为儿子说的那些话是对的，不，他只是觉得不该挥舞烟枪，以致伤了父子感情。儿子是他传宗接代的烟火啊！

夏雨加入CP之初，一度曾经广泛地接触了夏世雄的门徒，以义气相交，利用他们做过一些工作。他颇为擅于交际应酬自得，一无遗漏地向负责与他联系的一位CP说了，原指望能得到赞扬，却不料挨了剋，这位CP对他说：“我们共产党人靠的是信仰的力量，而不是义气。义气这玩艺儿，如果不内涵具体的阶级内容，它既可以起进步作用，也可以起破坏作用，”说话人的口气严肃，几乎是一字一顿，仿佛要烙进他的大脑里似的，“我们需要的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义气引导到我们的斗争目标上来。”

一席话使夏雨甚为震动，他明白自己缺少强烈的阶级观点，从此，他羞于跟青帮交往，内心里对老爷子也开始鄙夷起来，这才发生弃家出走一节。“对事物未作具体分析，缺少策略观点，感情用事……”那位CP又这样批评他、启导他，让他尽快回到父亲身边去，刚好这时，夏世雄坐了三轮车急如星火地来到下江考棚，父子俩便一道回到了堂子街。

打这之后，夏世雄便成了儿子的统战对象，只是思想的碰撞和影响，多于具体的行动，算来已是两年零四个月过去。

最近，市委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，决定派人打进国防部二厅，这盘棋，正是假夏世雄之手，布下了关键的一着。

3

四周是低矮的民房和店铺，老裕德簇立其间，那檐角翘然的青灰色鸱尾，和饰有青铜兽头门环的黑漆大门，给它增添了一种凝重、古朴的韵味。这幢结构宏敞的建筑共有三进，其中一二进为浴室，三进才是“香堂”，在二、三进之间的左首，有一扇月门，走进去是一个小巧、别致的院落，里面有花厅、起居室和耳房。这院落，一般人是绝少到的。

此刻，从花厅正传来一阵错杂的洗牌声，夹杂着喧哗的笑语，接着，伴着吆喝的“笃、笃”的出牌声又倏然飘来。原来，在榻扇敞开的厅里，夏世雄正在兴味浓酽地搓麻将，不时抚弄着两撇浓密的花白八字胡，嘴角荡起得意的微笑，似乎已是胜券在握。

夏世雄的左面坐着夏雨，右面坐着一个青年。对面则坐着一位身板挺直的军人，胸前别着一枚“忠勤”勋章，肩上缀有三朵梅花，原来是个上校，他面前的青瓷烟灰缸里已填满了烟蒂，可见，他们在牌桌上已耗磨了不少时间。而这一圈像是最后一圈了，上校摸了一只“东风”喝道：“成了！”仆役过来适时地撤走了零乱的麻将，将一盘竹制的八角形大食盒端上桌，只见里面放着黄岩蜜桔、丰城脯干、苏州山楂糕、南京桃门枣之类，通是名贵食品。但却在夏世雄伸手之后，其余人才各取所需。

“省三，”夏世雄嚼着脯干望了上校一眼，“今几个算你的

手气好，一连四圈都是摸了‘东风’成为赢家，‘东风’像是与你无缘么！”

“托老太爷的福，”上校白皙的脸上充溢着陶醉的红晕，“说也怪，我想‘东风’，‘东风’到，嗨，哈哈……”

“省三兄，东风全让您占啦！”夏雨乘机恭维了一句，“这正是‘东风偏与廖郎便，方城之役见谋略’，……”

“少爷出口成章啊！”廖省三啜了一口茶，“可我哪来这般能耐？”

“既然东风在你那儿，我，得借用一下，未知省三赏不赏脸？”夏世雄将翡翠色的鼻烟壶嗅了嗅，遂又移开，眼睑却微微地低垂着，似乎无需用眼色来补充这一番话的含义。

“老太爷的话把我说糊涂了，”廖省三向夏世雄投过迷惑的一瞥，“有何吩咐？请直说。”

“照理应该直说，”夏世雄吟沉有响，“只是，你现在二斤谋事，身份自非昔日可比，如果我贸然提出而不能如愿，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，唉？嗨，哈哈！”

夏世雄一迭声闷雷似的笑，使得廖省三心尖儿像挨着刀刃似地颤栗不已，这笑声使他忆起一桩几乎遗忘的旧事——

那是一九四三年，廖省三奉命从陪都重庆辗转来到沦陷后的南京，以“储备银行”职员为公开身份，从事地下谍报活动。这年重阳后的一天，经人引荐他向夏世雄递了“帖子”，成了青帮的一员。

在南京这样一座日伪势力麇集的都市，要想得到一件稍有价值的情报，往往得掷金如水，而重庆方面时常接济不上，廖省三手头日蹙。有一次，竟在太平南路的一家银楼，

玩起了“装樨头”^{*}的买卖，谁知周佛海的小舅子是这家银楼的股东之一，结果廖省三被抓了起来关进宁海路监狱，这事自然有人报告了夏世雄，老爷子苦思冥想，最后通过一个常来老裕德洗澡的，日本三友株式会社驻京办事处的商人小林勇，从中斡旋，课以罚款储备票叁佰万元方得以获释。

这是收押后的半个月，夏世雄带了两个徒弟去监狱接他出来，奇怪的是见面后，夏世雄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发出了“嗨，哈哈”一阵闷雷似的笑声，廖省三心中发毛，知道这是犯了“欺师灭祖、敲诈勒索”的帮规。返回的路上，夏世雄坐在一辆黄包车上，而廖省三则由两个师兄弟一前一后押解似的。薄暮已经降临，他们一径朝荒芜冷僻的五台山走去，廖省三走着走着，腿肚子一个劲儿打颤，怕是老太爷将按帮规处治他。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山坡下出现一家小酒馆，夏世雄下车走了进去，吩咐店家备了酒菜，这才做了个手势招呼众人坐下。

“老太爷，您……”廖省三大惑不解。

“替你压惊，嗨，哈哈……”夏世雄说着端起了酒杯。

霎时，廖省三的热泪夺眶而出，“簌、簌”地滴入酒杯，愣了愣，倏然双膝触地，一连给夏世雄磕了三个响头，接着，双手捧杯一饮而尽。

……这事已经过去将近五年，夏世雄刚刚发出的这睽违已久的笑声，却使廖省三心中交织着极为复杂、微妙的感情，使他感到一种无名的威压，想摆脱却摆脱不掉，讷讷地说道：“为了兄弟义气，不怕两肋插刀’，这是咱们的帮规，何

* 装樨头：青帮的暗语，即硬诈，寻找借口找碴儿，平地起风波硬索钱。

况是老太爷的嘱咐哩！”他轻松地笑了笑，“假如我果真是东风，那么老太爷便是诸葛亮，我听凭您的处置。”

“省三，”夏世雄的声音颤颤的，破例地给廖省三递上一支“茄立克”厅头香烟，这时，坐在一旁始终不曾开口的青年“嚓”地划着了火柴帮他点燃，夏世雄满意地咧了咧嘴，这才指着那位青年对他说道，“嗯，这是我姨侄方韬，很羡慕军界，今天让你们见面，是想请你在二厅替他谋个职业。”

“啊！”廖省三颇感意外，他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年轻人，只见那乌亮的头发稍稍有点卷曲，似乎并不爱修饰，有一绺随意套在光洁的脑门上，隆起的鼻梁上勾勒着炭画般有力的线条，颧骨颇高，气色不太好，但这并不减弱他看人时一副冷峻的神色。这一切，对廖省三来说，既疏远，又熟悉。印象孰好孰差，一时还说不上。只听夏世雄闷声闷气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廖省三感到不便再沉吟下去，他侧转脸问方韬，“方先生府上是……”

“北平，”方韬随意地说道，旋又轻叹了一口气，“半年前父母先后病逝，我在北平举目无亲，又值华北战乱，这才前来投奔姨父。”

“噢，噢，”廖省三不置可否地哼了两声，尽管方韬的一口京腔颇使他喜欢，但他觉得事情还不到慨然允诺的时候。

“省三啦，”夏世雄刚将茶碗举到唇边忽又放下，“最近，我也给他介绍过职业，米行、煤店什么的，他都不满意。我想，既然你在二厅管事，安排个人不至于为难吧，故把你请来，”停有少顷，“当然，如有不便也不必勉强喽，咳？”

“爹，省三兄一向豪爽侠义，急人之难，这您是清楚的？！……”夏雨瞥见廖省三脸上掠过一丝犹豫的光影随即补了

一句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廖省三已品出夏世雄话中威而不怒的味儿，觉得再延宕下去反遭老头子忌恨，笑着说道，“容我想一想，”他把二厅各处在职人员的情况在脑中滤了一遍，忽想到三处处长贾岩曾找他为该处兵要地志科，配备一名缮写人员，倒不妨一试，便问道，“未知方先生笔头功夫如何？”

“请处座明示，您指的是文电起草，抑或文稿誊清呢？”方韬的心略略一动，但言谈中却不动声色。

“啊，誊写，兼管文印、收发。”廖省三说。

“我在北平读的是艺术专科学校，书法乃必修课程。”方韬激动不已，不由得向夏雨斜睨了一眼，夏雨却毫无反应。

“果真如此，事情就好办了……”廖省三仍有点将信将疑。

“是啊，”夏雨应着，转身从几案上插放字画的圆筒形彩釉大花瓶中，抽出一柄小轴，徐徐展开，装裱精良的乾隆宣，摊放在廖省三面前，“请省三兄过目。”

“哦，《国父遗训》，”廖省三探首凝睇，但见一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，点、撇、捺、钩无不有棱有角，秀雅可爱，他终于释然说道，“方先生恁般才具，兄弟我一定鼎力相助。”

“入席！”夏世雄见火候已到，把手轻轻一挥，作了个相邀的姿势，偕同众人转入雅致的饭厅，冷盘热炒一道道端了上来。由于夏世雄在席，众人自不免有些拘谨，气氛显得过分冷清，夏世雄有所察觉，他举起满满一杯酒，在酒桌上空划了个半弧，爽快地说：“今天是个例外，大家不必拘泥于礼仪，要喝，得喝个痛快，来，为韬侄的甫将到职干杯！”

众人倾杯落肚，重新兑满之后，廖省三笔挺的身体伫立着，将酒杯举至夏世雄面前，谦恭有加地说：“为老太爷的福

体健康干杯！”

“省三兄，”夏雨将杯放下之后问道，“方韬的事，还有什么手续？”

“包在我身上，”廖省三一拍胸脯，“三处正缺一名书记，方先生能去，他们怕求之不得哩，好好好，为我们的幸会干杯！”

夏雨端着酒杯迎上去，“当”地跟廖省三碰了一下，“咕嚕”一口喝了个底朝天，他心中翻腾着难言的兴奋，他知道二厅三处是专门搜集我军军事情报的，没料到事情进行得恁般顺利，可偏在这时，夏世雄边用牙签剔牙边问道：“这三处干什么的？”

“爹，”夏雨忙截断老爷子的话，“军事机关的事咱们莫问，方韬交给省三兄，您焉能不放心？这里，”他端起酒杯，“我敬省三兄一杯，愿您吉星高照，仕途通达！”

“省三，”夏世雄慢慢站了起来，目光灼然有神，“噢，我也来敬你一杯……”

“老太爷，您，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……”廖省三慌忙躬身一旁。

“不，你不必客气，我将韬侄交给你，往后得全靠你照应了，来，干杯！”

“好，干杯！”廖省三饮干之后抹了下嘴唇，“老太爷，您尽管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二厅谁也不敢动方韬老弟一根毫毛。”说着，伸过手去拍了拍方韬的肩膀，“跟着我为党国效劳，不愁没有前途。”

“谢处座，”方韬恭谨地笑着举杯，“知遇之恩，没齿不忘，为处座怜惜青年的高尚风范干杯！”